

續資治通鑑

冊
畚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號令紀綱已廢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博囉特穆爾河

元紀三十六

起開隆統徐四月盡施蒙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四年夏四月甲午朔命有博囉特穆爾河

帖木兒今改

討博囉特穆爾

舊作亭羅帖木兒今改

吳王退朝與孔克

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則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蠡起然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有庫庫特穆爾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

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姦謀而尙閒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安天下於一今其時矣 吳中書省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王覽畢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天地之佑化家爲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竝錄皇攷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吳平章俞通海參政張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 丙申吳王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丁普郎

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昶呂文貴王勝李信陳
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
王清常得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
王喜仙袁華史得勝常惟德曹信遠德山鄭興羅世
榮等三十五人並封贈勳爵有差 博囉特穆爾知
詔令調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綽斯戩舊作擲思
監今改所爲遂遣部將會圖沁特穆爾舊作禿堅帖
木兒今改舉兵向闕
壬寅圖沁特穆爾兵入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伊
蘇舊作也
速今改詹事布埒齊舊作不蘭
奚今改迎戰於皇后店布

埒齊力戰伊蘇不援而退布埒齊幾爲所獲脫身東
走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
興松乙巳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
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 吳王命建忠臣

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濟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成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 吳王聞諸功臣家僮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戒之它日或生衅隙寧不爲其所累此輩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除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丙午吳中書省言湖廣

行省所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鐵無以資軍用請興建鑪冶募工煉鐵從之 宗王布延特

穆爾

舊作不顏帖木兒今改

等皆稱兵與博囉特穆爾合表言其

無罪丁未帝爲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豈期綽斯戡保布哈賁

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
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構博囉特
穆爾婁都爾蘇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
察遂調兵往討博囉特穆爾已嘗陳辭而乃寢匿不
行今宗王布延特穆爾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
其情朕爲惻然興念而綽斯戡保布哈猶飾虛詞簧
惑朕聽其以綽斯戡屏諸嶺北保布哈竄之甘肅以
快衆憤博囉特穆爾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
雖下而綽斯戡保布哈仍留京師是日以伊蘇爲中
書左丞相 吳左相國徐達等率兵取廬州左君弼
聞達至懼不敢敵走入安豐令其將殷從道張煥等
守城達督兵圍之 詔書旣下圖沁特穆爾軍猶駐
清河帝遣達勒達

舊作達
達今改

國師往問故言必得綽斯

戢保布哈乃退兵帝不得已執二人畀之 己酉吳
命中書省凡商稅三十稅一多取者以違例論改在
都官店爲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爲通課司 綽斯戢
保布哈囚首至圖沁特穆爾營中圖沁爲之加帽易
衣置綽斯戢中坐保布哈側坐拜之二人於是交跪
圖沁奏帝求赦其擅執大臣及稱兵犯闕之罪得二
赦乃已 庚戌圖沁特穆爾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
於延春閣慟哭請罪且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
倘循習不改柰天下何臣今執二人去矣陛下亦宜
省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所爲不復爲邪佞所惑然
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保也帝唯唯就宴賚之
加博囉特穆爾太保依前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爲
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圖沁特穆爾軍還皇太子至路

兒嶺詔追及之還宮 壬戌吳命江西行省置貨泉
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
並使鑄之 初吳降附諸將校皆仍其舊官至是下
令曰爲國先正名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
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滿萬人者爲
指揮滿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
十人爲小旗 圖沁特穆爾執綽斯戡保布哈詣博
囉特穆爾軍博囉厚禮之踰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
之罪復笑而問綽斯戡曰我前賂汝七寶數珠一串
今何不見還因取六串來博囉視之皆非故物復命
索之乃得前所賂博囉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
可以姑容乎遂并殺之 五月甲子黃河清 戊辰
庫庫特穆爾奉命討博囉特穆爾屯兵冀寧其東道

以白索珠

舊作白鎖 住今改

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

舊作貂 高今改

珠展

舊作竹 貞今改

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

合擊之關保等兵逼大同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

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婁都爾蘇

舊作老的 沙今改

復大舉

向闕

六月癸卯三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

甲辰

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照夜

如晝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甲寅白索珠以兵至京

師請皇太子西行

是月保德州黃龍見井中

秋

七月丁丑吳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廬州被圍久衆

皆饑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丑潛通款於達請攻東門

己爲內應於是進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

煥乃斷弔橋開西門導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

竝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戊

寅吳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
流未附郡縣 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于
吳吳王令榮還守舒城俾發安陽等五翼士馬赴建
康 吳改廬州路爲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
攝省事以鎮之兵革之際民多竄匿通海日加招輯
爲政有惠愛復業者衆 丙戌博囉特穆爾前軍入
居庸關京師震駭皇太子親統軍禦之于清河丞相
伊蘇詹事布埒齊軍于昌平伊蘇軍士無鬪志青軍
楊同簽被殺於居庸布埒齊戰敗走太子亦馳還都
城白索珠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索珠扈從皇太子
及東宮官僚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閒取道往冀寧戊
子博囉特穆爾駐兵健德門外與圖沁特穆爾婁都
爾蘇入見帝於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

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皇太子婁都爾蘇止之庚寅
詔以博囉特穆爾爲中書左丞相婁都爾蘇爲中書
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
省臺百司以伊蘇知樞密院事詔諭博囉特穆爾庫
庫特穆爾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
大勲先是綽斯戡欲削博囉兵權召承旨張翥使草
詔翥辭曰此大事非見天子不敢爲乃更召參知政
事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綽斯戡過中書詫其
郎中曰我爲朝廷出詔削博囉兵權此撥亂反正之
舉也郎中曰相公此舉得無撥正反亂乎坐客有暢
勲者亦曰此猶裸體搏虎豹耳至是博囉聞之召素
責之曰詔從天子出丞相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
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素一秀才豈敢與丞相

可否乃止旋出爲嶺北行省左丞素棄官居房山吳攽

庚申外史云博羅以素負才名除和林行省左丞卽日上道今從明史危素傳又云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案傳素此時方懾於博羅之威所言之事別無可攷今祇作居房山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吳常

遇春鄧愈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與其兄克明皆伏誅

乙未吳命左相國徐達案行荆湖陳友諒旣滅荆湖諸郡多款附至是王諭達曰今武昌旣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閒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衆殃民今命爾案行其地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爲盜者卽以兵除之毋貽民患戊戌吳常遇春鄧愈旣平諸山寨進次吉安遇春遣人謂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

賜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善自爲計鼎臣卽夜棄城走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壬寅詔以博囉特穆

爾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 監察

御史言綽斯戠矯殺丞相泰費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臣阿哈瑪特

舊作阿合馬今改

之死剖

棺戮尸綽斯戠之罪視阿哈瑪特有加今雖死必剖

棺戮尸爲宜詔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

產竄其子宣政使觀音努於遠方齊喇氏

舊作怯烈氏今改

四

氏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綽斯戠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

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之亂日甚一日論者謂
元之亡綽斯戩之罪居多 乙巳皇太子至冀寧奏
除前監察御史張楨爲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
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
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
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邱墟關陝之區所存
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
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
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
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
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今獻
忠於閣下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
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

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
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
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
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逞
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
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
閣下覽觀焉苟謀出於萬全詢之輿議通其往來之
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
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
庫特穆爾深納其說 乙卯張士誠自以其弟代達
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爾今改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浙右
丞達蘭特穆爾舊作答蘭帖木兒今改左右司郎中珍保舊作真保今改

詔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實特穆爾之短至是
士信克安豐還士誠乃使王晟等面數達實特穆爾
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
非士信不可士信卽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爲江
浙行省左丞相徙達實特穆爾於嘉興士信峻垣牆
以錮之達實特穆爾日對妻妾放歌自若士誠令有
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於朝
行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

舊作普化帖
木兒今改

不從乃使人

至紹興索行臺印章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
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
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
終擲杯地上曰逆賊當繼我亡也達實特穆爾聞之
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

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於京師布哈

特穆爾柰曼氏

舊作乃蠻氏今改

行臺御史大夫特默格

舊作帖木

哥今改子也

是月博囉特穆爾請誅狎臣圖魯特穆

爾

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

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裁減錢糧

禁止西番僧好事

吳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

守不下吳王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

天瑞守益堅遇春乃浚壕立柵以困之

張士信既

爲江浙丞相建第宅京城下號丞相府張氏諸臣皆

起於寒微自謂化家爲國以底小康亦皆大起第宅

飾園池蓄聲妓購圖畫民閒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士

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園中采蓮舟楫以沈檀

爲之諸臣宴樂率費米千石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

貴未幾士信令潘元明守杭州而自還姑蘇參軍黃